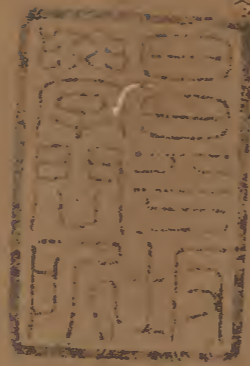


諸葛忠武侯書

卷七調御
卷九遺事

卷八法檢
卷雜述



						漢書門
			一	一		
			三	七		
		八	〇	七		
六	七	函	號	類		
冊	架					

庫文閣內			
三		一	漢
四		一	書
函		三	
一	六	七	
七	冊	號	
架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137
冊數		6 (3)
函號	314	191

葛陶合

共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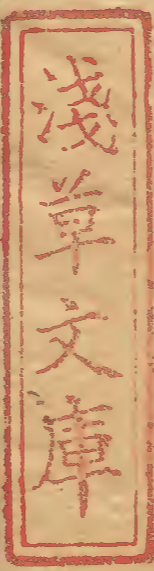




諸葛忠武書卷之七

調御

茂苑楊時偉編次



時偉按全書有調御有法檢疑皆用人事也而分爲三用主明揚法專幽黜知故僚友乃屬調御余特喜其調御之名爲之解曰調者諧也御者駕也駕御諧和用人之道無餘事矣於是芟去用人併歸調御而黃權孟達旣爲降虜不足復存故特除之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以守耒陽令不治免官
吳將魯肅遺先主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
處治中別駕之任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
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
從事亮畱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率衆攻城爲流
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
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

統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
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

在樹下共語徽甚異之稱爲南州人士冠冕
由是漸顯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
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
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
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
足慕企不足慕企而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
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世教使有志者自
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卒統送喪至吳吳
人竝會昌門陸績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子

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
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慕名有似汝南
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
張勃吳錄曰劭就統宿語因問卿名知人吾
與卿孰愈統曰陶冶世俗甄綜人物吾不及
卿論帝王之秘策攬倚伏之要最吾似有一
日之長劭安其言而親之

法正字孝直扶風郿人也爲蜀郡太守外統都
畿內爲謀主一餐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

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
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
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
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
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
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耶○亮與正雖
好尚不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先主東
征孫權羣臣多諫一不從章武二年大軍敗績
還住白帝亮歎曰法孝直若在則能制主上令

不東行就復東行必不傾危矣

正傳曰益州別駕張松與正相善忖璋不足與有爲嘗竊歎息松於荊州見曹公還勸璋絕曹公而自結先主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正辭讓不得已而往正旣還爲松稱說先主有雄略密謀協戴而未有緣後因璋聞曹公欲征張魯之有懼心也松遂說璋宜迎先主使之討魯復令正銜命○華陽國志曰孫夫人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人皆仗劍

侍立先主每下車心常凜凜正勸先主還之○益部耆舊雜記曰張松爲人短小放蕩不治節操然識達精果有才幹劉璋遣詣曹公曹公不甚禮松公主簿楊脩深器之白公辟松公不納脩以公所撰兵書示松松宴飲之間一看便闇誦脩以此益奇之

許靖字文休汝南平輿人也愛樂人物誘納後進清談不倦丞相諸葛亮皆爲之拜

靖少與從弟劭俱知名竝有人倫臧否之稱

言真書 四
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
以馬磨自給

靖收恤親理經紀振贍出於仁厚孫策東渡
江皆走交州以避其難靖身坐岸邊先載附
從疎親悉發乃從後去當時見者莫不歎息
旣至交趾太守士燮厚加敬待陳國袁徽以
寄寓交州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許文休自
流宕已來與羣士相隨每有患急常先人後
已與九族中外同其饑寒其紀綱同類仁恕

惻怛皆有效事不能復一二陳之耳

王士騏曰靖欲踰城出降先主薄之不用法
正說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
也若其不禮天下之人以是謂主公爲賤賢
宜加敬重以眩遠近是以丞相孔明至爲之
拜所謂英雄所見略同也

劉巴字子初零陵丞陽人也先主奔江南荆楚
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曹操辟爲椽使招
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略有三郡巴不得反

使遂遠適交址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址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零陵先賢傳曰巴往零陵事不成欲游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丞巴與亮書曰乘危歷險到值思義之民自與之眾承天之心順物之性非余身謀所能勸動若道窮數盡將託命於滄海不復顧荊州矣亮追謂曰劉公雄才蓋世據有荆土莫不歸德天人去就

巴可知矣足下欲何之

張飛嘗就巴宿巴不與語亮謂巴曰張飛雖實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合文武以定大事足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先主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歡交○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又曰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其追思

和如此

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

關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益德竝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

大悅以示賓客

羽子興字安國少有令問丞相亮深器異之弱冠爲侍中中監軍數歲卒子統嗣尚公主官至虎賁中郎將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先主領荊州辟爲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亦從後往良畱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審貴垂明於以簡才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天壤

使時閒於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
聲竝利於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
調也雖非鍾期敢不擊節

良兄弟五人竝有才名鄉里爲之諺曰馬氏
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以稱之
劉琰字威碩魯國人也先主在豫州辟爲從事
以其宗姓有風流善談論厚親待之遂隨從周
旋常爲賓客後主立封都鄉侯班位每亞李嚴
然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

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
責讓之琰與亮牋謝曰琰稟性空虛如有酒
荒之病自先帝以來紛紜之論殆將傾覆賴
蒙明公本其一心在國扶持全濟以至今日
間者迷醉言有違錯慈恩含忍不致之於理
雖必克已責躬改過投死以誓神靈無所用
命則靡寄顏於是亮遣琰還成都官位如故
○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
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五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舉而致之以微不聞人語於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緣咨覲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寶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虛統領貴州德薄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上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

以隆季興之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絕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曰曹丕篡弒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怪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爲汲汲求去乎其敬微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張裔字君嗣蜀郡成都人也丞相亮以爲參軍署府事亮出駐漢中裔以射聲校尉領留府長

史與司鹽校尉岑述不和亮與裔書曰昔在陌
下營壞吾之用心食不知味後流徙南海相爲
悲歎寢不安席及其來還委付大任自以爲與
君古之石交也石交之道舉讎以相益割骨肉
以相明猶不相謝也況吾但委噫於元儉而君
不能忍耶

劉璋時授裔兵拒張飛於德陽陌下裔軍敗
還成都爲璋奉使詣先主先主許以禮其君
而安其人也裔還城門乃開○先是益州耆

率雍闓遠通孫權乃以裔爲益州太守闓送
裔於權會遣鄧芝使吳亮令芝從權請裔○
裔臨發權乃引見問裔曰蜀卓氏寡女亡奔
司馬相如貴土風俗何乃爾乎裔對曰臣以
爲卓氏之女猶賢於買臣之妻○裔北詣亮
諮事書與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
寧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輔之疲
倦欲死

楊洪字季休犍爲武陽人也爲蜀部從事先主

爭漢中急書發兵軍師將軍諸葛亮以問洪洪曰漢中則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方今之事男子當戰女子當運發兵何疑○始洪爲李嚴功曹嚴未至捷爲而洪已爲蜀郡洪迎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功幹爲廣漢太守時洪亦尚在蜀郡是以西土咸服諸葛亮能盡時人之器用也

何祗字君肅時亮聞祗遊戲不勤所職當奄往錄獄祗密聞之夜張燈火見囚讀諸解狀悉已

闇誦答對解釋無所凝滯亮甚異之

祗嘗夢井中生桑以問占夢趙直直曰桑非井中之物會當移植然桑字四十下八君壽恐不過此祗笑言得此足矣

霍峻字仲邈南郡枝江人也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卒還葬成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旣佳士加有功於國欲行醑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畱宿墓上當時榮之

峻率衆歸先主先主以峻爲中郎將守葭萌

張魯遣將楊帛誘峻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劉璋將扶禁向存等率萬餘人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卽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以爲梓潼太守

峻子弋字紹先亮北駐漢中請爲記室使與子喬共周旋游處

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爲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

體

向寵襄陽宜城人先主時爲牙門將穉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爲中部督典宿衛兵丞相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論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

馬忠字德信巴西閬中人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以忠爲門下督三年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

言集書
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郵理甚有威惠
八年召爲丞相參軍副長史蔣琬署留府事亮
出祁山忠詣亮所經營戎事軍還督將軍張嶷
等討汶山郡叛羌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
亂諸郡徵庾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
胄平南土

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
於色然處事能斷威恩竝立是以蠻夷畏而
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爲立廟

祀張表時名士清望踰忠闇宇宿有功幹於
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益部耆舊傳曰張表肅子也華陽國志云
表張松子

王平字子均巴西宕渠人也建興六年屬參軍
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
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
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
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旣誅馬謖

言表書
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
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進位討寇將軍
封亭侯九年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張郃攻
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十二年亮卒於武功
軍退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

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
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
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遵履法
度言不戲謔從朝至夕端坐徹日儘無武將

之體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除廣都長先主嘗
奄至廣都見琬衆事不理將加罪戮亮請曰蔣
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
本不以脩飾爲先先主雅敬亮乃不加罪倉卒
免官建興元年丞相亮開府辟爲東曹掾舉茂
才琬固讓劉邕陰化龐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
背親捨德以殄百姓衆人旣不隱於心實又使
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以明此選之

清重也亮數出外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
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密
表後主曰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琬時新喪元
帥遠近危竦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旣無戚
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
服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
或構戲於琬琬曰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
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

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琬曰作事憤憤誠非
及前人或以白琬請推治敏琬曰吾實不如
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問其
憤憤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
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
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
惡存道皆此類也

琬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
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也

牛角及鼻公字之象君位必當至公
益部耆舊雜記曰丞相亮於武功病篤後主
遣李福省侍因諮以國家大計福往宣旨別
去數日忽還見亮亮曰孤知君還意語雖彌
日有所不盡君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
實失不諮請公如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乞
復請蔣琬之後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復問
其次亮不答

費禕字文偉江夏鄆人也丞相亮南征還羣僚

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而亮特命禕同
載由是衆人莫不易觀頻煩使吳辭順義篤語
在連吳值魏延楊儀相憎惡每至爭論延或舉
刃擬儀儀泣涕橫集禕嘗入其座間辯論分別
終亮之世各盡儀延之用者禕匡救之力也
禕與南郡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
共會其葬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
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
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神色

言真書
未泰而禕晏然自若和聞之乃謂允曰吾嘗
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判也而今而後吾意了
矣○於時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禕識悟過人
每省讀書記暫視已究其速數倍於人終亦
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
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董允代
禕欲教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
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甚遠○延禧七年魏
軍次於興勢假禕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

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嚴駕已訖禕留意
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
人必能辦賊者也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
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主襲位遷黃門侍
郎丞相亮將北征住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
紫難別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
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
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

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
闕漏有所廣益

獻納之任允皆專之事爲防制甚盡匡救之
理後主嘗欲采擇以充後宮允執不聽後主
益嚴憚之宦人黃皓便辟佞慧允嘗正色匡
主數責於皓皓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之世位
不過黃門丞○允嘗與尚書令費禕中典軍
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
恢詣允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

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
已自屈方展闊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
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

陳震字孝起南陽人也亮表後主云侍中尚書
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
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時震爲尚書蔣
琬爲長史建興七年孫權稱尊號以震爲衛尉
賀權踐阼

亮與兄瑾書曰孝起忠純之性老而益篤語

言東書
載連吳九年都護李平坐誣罔廢亮與蔣琬
董允書曰孝起前臨至吳爲吾說正方腹中
有鱗甲鄉黨以爲不可近吾以爲鱗甲者但
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
可使孝起知之

姜維字伯約天水冀人也亮與畱府長史張裔
參軍蔣琬書曰姜伯約忠勤時事思慮精密考
其所有泳南季常諸人不如也其人涼州上士
也又曰須先教中虎步兵五六千人姜伯約甚

敏於軍事既有膽義深解兵意此人心存漢室
而才兼於人畢教軍事當遣詣宮觀見主上
張翼字伯恭捷爲武陽人也爲庾降都督綏南
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者率劉
胄背叛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群下
咸以爲宜便馳騎卽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
動不稱職故還驛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
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
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

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亮出武功以翼爲前軍都督領扶風太守
廖化字元儉襄陽人也爲前將軍關羽主簿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爲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爲宜都太守先主薨爲丞相參軍後爲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官位與張翼齊而在宗預之右

呂乂字季陽南陽人也遷巴西太守丞相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諭檢制無逃竄者徙爲漢中太守兼領督農供繼軍糧

楊戲字文然犍爲武陽人丞相亮深識之著季漢輔臣贊

賴玄零陵人太常恭子也先主爲漢中王用荆楚宿士恭爲太常恭子玄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於漢中早天亮甚惜之與張裔蔣琬書曰令

史失賴玄椽屬喪楊顥爲朝中損益多矣
楊顥字子昭楊儀宗人也爲亮主簿亮嘗自校
簿書顥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
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
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
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
旦盡欲以身親其役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
智之不如奴婢雞犬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
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

大夫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
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王者彼誠達於位分之
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
亦勞乎亮謝之顥死亮垂涕三日

姚佃字子緒閬中人丞相亮北駐漢中辟爲椽
竝進文武之士亮稱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
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椽竝存剛柔以廣文武
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椽各希此事以屬其
魏延字文長義陽人也亮駐漢中以延爲督前

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
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於陽谿
延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進
封南鄭侯延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
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常謂
亮爲怯歎恨已才用之不盡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興五年隨亮漢中八
年遷長史亮數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
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辦於儀亮深

惜儀之才幹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
忍有所偏廢也

李嚴字正方南陽人也後改名平與丞相亮竝
受遺詔輔少主以嚴爲中都護統內外軍事畱
鎮永安建興四年亮欲出軍漢中嚴當知後事
移屯江州畱護軍陳到駐永安皆統屬嚴嚴與
孟達書曰吾與孔明俱受寄託憂深責重思得
良伴亮亦與達書曰部分如流趣捨罔滯正方
性也其貴重如此八年遷驃騎將軍以曹真欲

三道向漢川亮命嚴將二萬人赴漢中亮表嚴
子豐爲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
亮與平子豐教曰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
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也表都護典漢
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感動
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絀亦乃克
復思道則福應自然之數也願寬慰都護勤
追前闕今雖解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
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方之氣類猶爲上

家若都護思負一意君與公琰推心從事者
否可復通逝可復還也許思斯戒明吾用心
臨書長歎涕泣而已

馬謖字幼常良弟也諸葛亮深加器異每引見
談論自晝達夜街亭之敗謖臨終與亮書曰明
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殫絲與禹
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於此亮自臨祭待其遺
孤若平生

張裕曉占候諫先主曰不可爭漢中軍必不利

先主竟不用裕言又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人密白其言先主嘗銜其不遜加忿其漏言乃顯裕諫爭漢中不驗下獄將誅之諸葛亮表請其罪先主答曰芳蘭生門不得不鉏初先主與劉璋會涪時裕爲璋從事侍坐其人饒鬚先主嘲之曰昔吾居涿縣特多毛姓東西南北皆諸毛也涿令稱曰諸毛繞涿居乎裕卽答曰昔有作上黨潞長遷爲涿令涿令者去官還家時人與書欲署潞則失涿欲

署涿則失潞乃署曰潞涿君先主無鬚故裕以此及之

王士騏曰張裕之戮本自先主嫌忿而亮表請其罪可謂慎於用法矣

時偉按昭烈生平率多大英雄語而魚水芳蘭又爲世說中奇雋

張嶷字伯岐巴郡南充人也建興五年丞相亮北住漢中廣漢緜竹山賊張慕等鈔盜軍資劫略吏民嶷以都尉將兵討之嶷度其烏散乃詐

與和親剋期置酒酒酣疑身率左右因斬慕等
五十餘級渠帥悉殄旬日清泰

益部耆舊傳曰疑風濕固疾至都寢篤扶杖
然後能起李簡請降衆議狐疑而疑曰必然
姜維之出時論以疑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
疑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
臣當值聖明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
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豫戎事若
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

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

譙周字允南西充人也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
之才然潛識內敏丞相亮領益州牧命周爲勸
學從事

蜀記曰周初見亮左右皆笑旣出有司請推
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時後主頗出游觀周上疏曰昔王莽之敗豪
傑竝起於是賢才智士思望所歸世祖初入
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於是

言東書
動遵法度北州歌歎及在洛陽嘗欲小出車
駕已御銚期諫曰天下未寧臣誠不願陛下
細行數出卽時還車及征隗囂潁川盜起世
祖還洛陽但遣寇恂往恂曰潁川以陛下遠
征故姦猾起叛陛下自臨潁川賊必卽降竟
如恂言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
自安不爲故帝者之欲善也如此今天下三
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陛下天資至孝喪
踰三年言及隕涕雖曾閔不過也敬賢任才

使之盡力有踰成康故國內和一大小戮力
然臣不勝大願願復廣人所不能爲者
時偉按周疏剴切似爲經通之言迺至以仇
國沮姜維勸降誤後主遂成千載遺恨耳
孫盛曰春秋之義國君死社稷况稱天子而
可辱於人乎葛生有云事之不濟則已耳安
能復爲之下壯哉斯言可以立懦夫之志矣
禪旣闇主周寔驚臣方之申包胥田單范蠡
大夫種不亦遠乎

周嘗問杜瓊曰昔周徵君以爲當塗高者魏也其義何也瓊答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已來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周緣瓊言乃觸類而長之曰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後主諱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乃書柱曰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何復言曹者衆也魏者大也天下其當會如何復有立者乎蜀旣亡咸以周言爲驗

時偉按搜神記云漢元成間已有五馬大討曹之讖然則當塗幾何典午隨伏固不待張掖湧圖而後見也彼屬曹侍曹如歆朗羣繇輩相率賣漢者俱當在大討之科矣譙周妄作妖讖岌岌勸降蓋亦諸姦之儔伍而忠武之罪人也

諸葛忠武書卷之七

諸葛書

卷七

三

諸葛忠武書卷之八
茂苑楊時偉編次

諸葛忠武書卷之八

茂苑楊時偉編次

法檢

時偉按原集法檢不言所用而全書以屬刑
罰要為近之然但紀裁下不及自檢有如敕
羣下以勤攻冀直言之違覆曰治臣之罪以
告先帝之靈請自貶三等以督喪師之咎即
謂法檢不專馭下亦可矣至若郭冲記事尤
關政體故特採焉冠之篇端

諸葛書
郭冲五事其一曰諸葛亮治蜀頗尚嚴峻法正
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
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
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
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
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
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
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
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

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則知恩限之以爵
爵加則知榮榮恩竝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
斯而著矣

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
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吳漢不願爲赦先帝亦言
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每見啟告治亂之道
備矣曾不語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歲歲赦宥
何益於治故亮時軍旅屢興赦不妄下也
前出師表云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

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
諫之路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
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
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
法也又云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効不効
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責
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
諮諏善道察納雅言

街亭之敗亮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

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
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
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
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
行丞相事○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
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
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
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
多何益自今以後諸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

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躋足而待矣於是考
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
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
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
躋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
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
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
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

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
則盡後從事於彳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
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
疑於直言也

初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
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
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
及卒如其所言

時偉按以上六則或斟酌時宜或糾繩宮府
不交相劇切卽自勘影衮法檢之途於斯爲
廣矣千古聖賢豪傑亦復誰能踰此豈惟檢
物爲然哉

劉封者本羅侯寇氏之子先主至荊州以未有
繼嗣養封爲子有武藝氣力過人將兵西上所
在戰克自關羽圍樊城襄陽連呼封發兵自助
封不承羽命會羽覆敗先主恨之又與孟達忿
爭奪達鼓吹達旣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

主率所領降魏魏遣達襲封封破走還成都先
主責封之侵陵達又不拔羽亮慮封剛猛易世
之後終難制御勸先主因此除之

彭美字永年爲治中從事美起徒步一朝處州
人之上形色囂然自矜得遇諸葛亮雖外接待
美而內不能善屢密言美心大志廣難可保安
先主旣敬信亮加察美行事意以稍疎左遷美
爲江陽太守

美聞當遠出私情不悅往詣馬超超問美曰

卿才具秀拔主公相待至重謂卿當與孔明
孝直諸人齊足竝驅寧當外授小郡失人本
望乎美曰老革荒悖可復道邪又謂超曰卿
爲其外我爲其內天下不足定也超羈旅歸
國常懷危懼聞美言大驚默然不答美退具
表美辭於是收美付有司美於獄中與諸葛
書曰僕昔有事於諸侯以爲曹操暴虐孫權
無道振威闇弱其唯主公有霸王之器會公
來西僕因法孝直自銜鬻龐統斟酌其間遂

得詣公於葭萌指掌而譚論治世之務講霸
王之義建取益州之策公亦宿慮明定卽相
然贊得遭風雲激矢之中求君得君志行名
顯分子之厚誰復過此美一朝狂悖自求菹
醢爲不忠不義之鬼乎先民有言左手據天
下之圖右手刎喉愚夫不爲也况僕頗別菽
麥者哉所以有怨望意者苟以爲首興事業
而有投江陽之論頗以被酒佻失老語主公
實未老也且夫立業豈在老少西伯九十寧

有衰志負我慈父罪有百死至於內外之言
欲使孟起立功北州戮力主公共討曹操耳
寧敢有他志耶孟起說之是也但不分別其
間痛人心耳足下當世伊呂也宜善與主公
計事濟其大猷天明地察神祇有靈復何言
哉貴使足下明僕本心耳行矣努力自愛自
愛羨竟誅死

廖立字公淵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爲諸葛亮之
貳而更游散在李嚴等下常懷怏怏亮表立曰

長水校尉廖立坐自貴大減否羣士公言國家
不任賢達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
誹謗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
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
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爲害況立託
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僞耶於是廢立爲民徙
汶山郡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
泣歎曰吾終爲左袵矣

亮集有亮表曰立奉先帝無忠孝之心守長

沙則開門就敵領巴郡則有闇昧闕茸其事
隨大將軍則誹謗譏訶侍梓宮則挾刃斷人
頭於梓宮之側陛下卽位之後普增職號立
隨比爲將軍面語臣曰我何宜在諸將軍中
不表我爲卿上當在五校臣答將軍者隨大
比耳至於卿者正方亦未爲卿也且宜處五
校自是之後怏怏懷恨詔曰三苗亂政有虞
流宥廖立狂惑朕不忍刑亟徙不毛之地
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亮深加器異以

謖爲參軍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
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
違衆拔謖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
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
亮爲之流涕

弇州續稿書馬謖傳後云考向朗傳朗素與
謖善謖逃亡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
都然則謖且逃矣不卽歸死司敗捕而後得
之不誅何待

時偉按問伯云謾有死罪二安得而不誅乃
知家庭緒論有自來矣失不稱引者當亦不
少

李平傳建興九年春亮軍祁山平催督運事值
天霖雨運糧不繼平遣參軍狐忠督軍成藩諭
指呼亮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
糧饒足何以便歸欲以解已不辦之責顯亮不
進之愆也又表後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亮具
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未違錯章灼平辭窮情

竭首謝罪負於是亮表平曰自先帝崩後平所
在治家尚爲小惠安身求名無憂國之事臣當
北出欲得平兵以鎮漢中平窮難縱橫無有來
意而求以五郡爲巴州刺史去年臣欲西征欲
令平主督漢中平說司馬懿等開府辟召臣知
平鄙情欲因行之際偏臣取利也是以表平子
豐督主江州隆崇其遇以取一時之務平至之
日都委諸事羣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正
以大事未定漢室傾危伐平之短莫若褒之然

謂平情在於榮利而已不意平心顛倒乃爾若
事稽留將致禍敗是臣不敏言多增咎十二年
平聞亮卒發病死平常冀亮當自補復策後人
不能故以激憤也

亮集有嚴與亮書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
亮答書曰吾與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復相解
足下方誨以光國戒之勿拘之道是以未得
默已吾本東方下士誤用於先帝位極人臣
祿賜百億今討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

晉坐自責大非其義也若滅魏斬睿帝還故
居與諸子竝升雖十命可受況於九邪

亮公文上尚書曰平爲大臣受恩過量不思
忠報橫造無端迷罔上下自度奸露嫌心遂
生聞軍臨至西嚮託疾還沮漳軍臨至沮復
還江陽平參軍狐忠勤勸乃止今篡賊未滅
社稷多難國事惟和可以克捷不可苞含以
危大業輒表解平任削其爵土

來敏字敬達來歙之後也爲虎賁中郎將丞相

亮住漢中請爲軍祭酒輔軍將軍坐事去職
亮集有教曰將軍來敏對上官顯言新人有
何功德而奪我榮資與之耶諸人共憎我何
故如是敏年老狂悖生此怨言昔成都初定
議者以爲來敏亂羣先帝以新定之際故遂
含容無所禮用後劉子初選以爲太子家令
先帝不悅而不忍拒也後主卽位吾闇於知
人遂復擢爲將軍祭酒違議者之審見背先
帝所疏外自謂能以敦厲薄俗帥之以義今

旣不能表退職使閉門思愆

與孟達書曰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
然永歎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托名榮貴
爲華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
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
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
依依東望故遣有書

費詩傳降人李鴻來詣亮日間過孟達許適
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

欲誅達妻子賴先主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
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
無復已已亮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
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
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耶亮默然不答亮欲
誘達以為外援竟與達書

時偉按反覆如達雖侯之調御所不及也故
附之法檢以存侯赤牘云

諸葛忠武書卷之八

諸葛忠武書卷之九

茂苑楊時偉編次

遺事

時偉按全書遺事篇搜輯諸書及各乘志浩
衍閱博良見苦心特太繁雜間多冗長至引
抱朴子訛妄之譚韋南康胡僧之事未經駁
正聊為綴題既割南中碎事附入南征因取
他篇如世系八陣遺命異同中語當入遺事
者足成此篇

襄陽記曰昭烈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
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
有伏龍鳳雛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
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
水鏡皆龐德公語也

德公襄陽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
初不令止

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
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

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拜
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
何者是客○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
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
公字山民娶諸葛孔明小姊

黃承彥者高爽開列爲沔南名士謂諸葛孔明
曰聞君擇婦身有醜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
孔明許卽載送之時人以爲笑樂鄉里爲之諺
曰莫作孔明擇婦正得阿承醜女

言
時偉按擇主而得英雄擇婦而得醜女雖曰
天作之合而千古善擇者蓋無如孔明矣然
木牛流馬法寔繇嬭傳蓋亦一大英雄而天
所生以佐侯者也

侯居隆中時有客至屬婦具麪須臾而具侯怪
其速後潛窺之見數木人斫麥運磨如飛求傳
此術後變其制爲木牛流馬云

亮集載作木牛流馬法曰木牛者方腹曲頭
一脚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

宜可大用不可小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
二十里也曲者爲牛頭雙者爲牛脚橫者爲
牛領轉者爲牛足覆者爲牛背方者爲牛腹
垂者爲牛舌曲者爲牛肋刻者爲牛齒立者
爲牛角細者爲牛鞅攝者爲牛鞅軸牛仰雙
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
里而人不大勞
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
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

二寸前脚孔分墨二寸去前軸孔四寸五分
廣一寸前杠孔去前脚孔分墨二寸七分孔
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分墨一尺五
分大小與前同後脚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
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脚孔分墨二
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
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
等板方囊二枚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
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

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
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
八孔同前後四脚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
如象鞞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三脚
杠長二尺一寸廣一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
杠耳

夔州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有諸葛亮八陣圖
箕張翼舒鵝形鸛勢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
雪消之際瀕湧滉瀆可勝道哉大樹十圍枯槎

百丈破磴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人奔
山上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
萬物皆失故態唯諸葛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
列依然如是者已六七百年年淘灑推激迨
今不動劉賓客嘉話
魚復縣鹽井以西石蹟平曠盼望四遠積細石
爲壘方可數百步壘西郭又聚石爲八行相去
二丈許謂之八陣圖見者竝莫能了桓宣武伐
蜀經之以爲常山蛇勢

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
行相去二丈桓溫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
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爲六十
四絕絕正圓不見凹凸處如日中蓋影及就視
皆卵石漫漫不可辨甚可怪也東坡

唐太宗問李靖曰卿所製六花陣法出何術乎
靖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陳包小陳大
營包小營隅落鈎連曲折相對古制如此臣爲
圖因之故外畫之方內環之圓是成六花太宗

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於步圓生於奇方所以矩其步圓所以綴其旋是以步數定於地行綴應乎天步定綴齊則變化不亂八陣爲六武侯之舊法焉

時偉按衛公六花猶元子云常山蛇勢也善乎東坡詩云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畱訣馬隆李靖之說謂善師其意而巧借其名可耳

新都縣八陣圖記曰諸葛武侯八陣圖在蜀者二一在夔州之永安宮一在新都之彌牟鎮在

夔者蓋侯從先主伐吳防守江路行營布伍之遺制新都爲成都近郊則其恒所講武之場也深識兵機者所不能洞了至其故壘遺墟獨爲之愛惜不已乃其忠義之激人不獨其法制陣伍之妙也不然則竇憲嘗勒八陣以擊匈奴晉馬隆用八陣以復涼州是武侯前已有之而後亦未嘗亡也功既有成而後世猶罕所稱述況能傳其遺跡至今乎慎嘗放舟過夔門弔永安之宮尋陣圖之跡維時春初水勢正殺自山上

俯視下百餘丈皆聚細石爲之凡八行六十四
絕土人言夏水盛時沒在深淵水落依然如故
在吾新都者其地象城門四起中列土壘約高
三尺耕者或剗平之經旬餘復突出此乃其精
誠之貫天之所支而不可壞者蓋非獨人愛惜
之而已耳

節楊升菴集

時偉按昭烈伐吳侯不在行也而此云從伐
行營豈誤耶永安宮卽魚復縣改名少陵詩
崩年亦在永安宮所稱白帝城是也昭烈病

篤召侯託孤於此蓋曾至焉而制作後先則
未容輕辨矣

魏氏春秋曰亮作八務七戒六恐五懼皆有條
章以訓厲臣子又損益連弩謂之元戎以鐵爲
矢矢長八寸一弩十矢俱發

抱朴子曰曹操刑法嚴峻果於殺戮乃心欲用
乎孔明孔明白陳不樂出身操謝遣之曰義不
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其鞭撻九有草
創皇基亦不妄矣

時偉按孔明之寓荊州知之者惟德公德操元直輩耳雖以昭烈久同流寓思賢若渴而未之前聞必因元直之言而始見曹瞞未得荊州何緣欲用孔明且汚君之云豈操自謂抑誰指耶夫鞭撻九有草創皇基而不得人士第一流奚取不妄大抵抱朴子葛洪誕書也而蘇子瞻楊用脩皆據爲談資殆所不解袁子曰張子布薦亮於孫權亮不肯畱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

能盡亮吾是以不畱

裴松之曰袁孝尼著文立論甚重諸葛之爲人至如此言則失之殊遠觀亮君臣相遇可謂希世一時終始之分誰能間之寧有中違斷金甫懷擇主設使權盡其量便當翻然去就乎葛生行已豈其然哉關羽爲曹公所獲遇之甚厚可謂能盡其用矣猶義不肯本會謂孔明之不若雲長乎

侯嘗奉使至吳覩秣陵山阜歎曰鍾山龍蟠石

頭虎踞帝王之宅也

侯與司馬懿在渭濱將戰懿戎服蒞事使人密覘侯葛巾羽扇指麾三軍懿歎曰諸葛君可謂名士矣

黃權在魏司馬懿遺亮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坐起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十里費禕使吳諸葛亮送之於此歎曰萬里之路始於此橋因名萬里橋

襄陽記曰亮初亡所在各求爲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爲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而丞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偏宗廟臣愚以

言
爲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欲奉祠者皆限
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從之

劉先主寓荊州從南陽大姓晁氏貸錢千萬以
爲軍需孔明作保券至宋猶存

綿竹武都山上出白蓴菜甚美武侯所鑿李膺
有記

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
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
投卽滅其年蜀併於魏

襄陽郡孔明故宅有井深五丈廣五尺堂前有
三間屋地基址極高云是避暑臺先有董家居
此衰歿滅亡後人不敢復憩焉

華陽有讀書臺孔明相蜀築此以集諸儒兼以
待四方賢士

諸葛亮所止兵士獨種蔓菁取其纔令出甲可
生啖一也葉舒可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
三也棄不令惜四也回卽易尋而採之五也冬
有根可斲食六也三蜀江陵之人今呼蔓菁爲

諸葛菜

蒲元爲諸葛西曹掾亮欲北伐患糧難致元牒與孔明曰元等輒推意作一木牛兼設雙環人行六尺牛行四步人咸得以載其糧也

元別傳見北堂

鈔書

蒲元於斜谷爲孔明鑄刀三千口自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謂大金之元精乃命人於成都取水水至元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元以刀畫水云雜八升

取水者方叩頭伏云實於涪津渡覆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咸共驚服刀成以竹筒納鐵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稱絕當世因曰神刀今之屈耳環者是其遺範也

桓溫征蜀猶見武侯時小史年百歲餘桓問諸葛丞相今誰與比意頗欲自矜答曰葛公在時亦不覺異自公歿後不見其比

宋御仗有諸葛孔明篇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上以賜殷孝規

宋書

隋西蜀郡福緣寺僧淵以錦水沒溺者衆欲於
南路駕飛橋昔諸葛武侯指二江內造七星三
鐵罇長八九尺徑三尺許人號鐵鎗擬打橋柱
用訖投江須更祈祠方可出水淵造新橋將行
豎柱其罇自然浮水來至橋津及橋成又自投
水

武崗有一幕官因鑿渠得一瓦枕枕之聞其中
鳴鼓起搗一更至五更次第不差旣聞雞鳴亦
至三唱而曉抵暮復然其人以為怪乃碎之中

設機軸以應夜氣乃諸葛雞鳴枕也

成都諸葛武侯祠古栢喬柯鉅圍蟠固凌拔有
足異者杜甫嘗作歌

韋南康始生有胡僧往視之謂曰別後亡恙乎
韋氏問故答曰武侯後身也吾往與之友故不
遠而來因字之武侯

時偉按此無稽之言初無羊叔金環之證而
遂起姜女玉環之訛世之易誑久矣唐書本
傳韋臯字城武不云武侯

龍透關在嘉定州南七里世傳爲亮所立一統志
龍州武侯廟在宣慰司東百八十里初州人以
鄧艾嘗經此立廟祀之宋知州洪咨夔毀其像
更以諸葛告其民曰毋事仇讎而忘父母
臥龍山在叙州府城東北五里上有孔明祠又
有泉極清冷一統志

成都劉先主廟側有諸葛武侯祠前有大樹圍
數丈唐末漸枯王建孟知祥二僞國不復生然
亦不敢伐之宋乾德五年夏五月枯柯再生時

人異焉至皇祐初新枝聳中云枯餘竝存若虬
龍之形

諸葛井在臥龍岡上草廬前青石爲床有汲綆
渠百十道數不能真

諸葛草廬嘗有道士居住夜聞兵聲懼而移之
宣德中有司復新其廬楊士奇撰文

黃陵廟在夷陵州西黃牛峽相傳神嘗佐禹治
水有功諸葛建祠一名黃牛廟

隆中山在府城西北二十五里下有隆中書院

臥龍岡在府城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綿亘數百里至此截然而住回旋如巢然草廬在其內其下平如掌卽孔明躬耕處
碁盤嶺在府城南五里相傳諸葛宴賓奕碁於此有石盤廣六尺碁痕尚存
孔明廟下號相公潭深不可測
相公山在耒陽縣東北四十里諸葛嘗駐兵於此因名

諸葛廟在石鼓山亮駐臨丞調賦以供軍實後

廟食於此宋重建張栻爲記

先主廟在府城南二里舊在惠陵右附諸葛亮廟唐杜甫詩先主武侯同閔宮 本朝洪武初合廟祀之

劔門關在劔州北境大劔山至此兩壁峭聳有隘束之路亮因立爲劔門姜維退守劔門卽此將軍池在岳池縣東五里相傳諸葛嘗駐兵於此

武侯塔在長寧縣治東諸葛建以誓蠻戎者

火烽山在中江縣東南諸葛嘗於此置烽火
蓮池在沔縣治北其畔有諸葛亮讀書亭遺址
每遇花時縣人遊翫

諸葛祠在沔縣東南八里

諸葛墓在沔縣東南十里

夔人重諸葛以人日傾城出游八陣蹟上

八陣臺在武侯廟前下瞰八陣石蹟

諸葛武侯廟在府治八陣臺下夔州

八陣圖在定軍山下諸葛亮所作又督軍壇亦

在山下亮嘗督軍於此鄉人言每陰雨時聞有

擊鼓聲漢中府

武侯兵書匣在定軍山上壁立萬仞非人迹可

登凡兩經其地初視匣其色淡紅後則鮮明若

更新者殆不可曉顧璘

平谷縣耕民得一釜以涼水沃之忽自沸以之

炊飯即熟釜下有諸葛行窩字鄉民以為中有

寶物乃碎之其釜複層中有水火二字亦異哉

瑞應圖曰丹甌不炊而自熟玉臯不汲而常滿

言草書
近此類乎信夫孔明之才孰固後世之神禹周公也世所傳划車弩雞鳴枕不一而已升菴集

高疑當作鍋

南陽有諸葛祠又有諸葛草廬在郡城西南七里臥龍岡上疑在漢末爲曹劉兵衝非諸葛避兵之所復閱宋人一小說曰南陽乃襄中之鄉名也水經沔水又東過山都縣東北注新野山都縣治沔水又東徑樂山北注諸葛好爲梁父吟多所登遊俗以樂山爲名沔水又東逕隆中

注孔明舊宅所謂三顧臣於草廬之中卽此地也劉弘之鎮襄命李安作宅銘此似可據王弼州宛

委餘編

時偉按荊州自景升作牧玄德流寓時曹操方與袁氏父子相持用師幽冀者幾及數年故襄鄧無曹劉之爭而昭烈有髀肉之歎也如果爲兵衝安得長嘯登游高吟樂山耶蓋弇州亦偶未之思耳李安卽太傅掾李興王隱晉書云興一名安

梁父吟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
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
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
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舊說齊有三勇士晏
嬰讒於君饋之二桃令計功而食皆自刎
黃陵廟記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顧草廬
勢不可卻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總師
趨蜀道履黃牛因覩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濤
拍岸歛巨石於江中崔嵬巖岈列作三峰平治

泝水順遵其道非神扶助於禹人力奚能致此
耶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
如畫熟視於大江重複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
鬚髮鬚眉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豎一旌旗右
駐一黃犢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
助禹開江治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
貌廢去使人太息神有功助禹開江不事鑿斧
順濟舟航當廟食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
貌目之曰黃牛廟以顯神工節

言墓書
時偉按梁父吟義淺詞庸決非孔明自作與其所好吟者不待辨矣至二桃事殆如兒戲其不足誣景公晏子明甚平仲賢相也孔明豈不知之而信彼齊東野語乎從古迄今不聞爲平仲辨誣孔明證誤何哉黃陵廟記中亂石排空驚濤拍岸二語見東坡大江東去二語在坡詞則佳而於記爲不韻疑非孔明時渾樸語也王弼州宛委餘編曰公孫接田疆古冶子死於齊何得葬海鹽東十五里則

知今古傳訛在辨與不辨耳

上事 臣先進孟琰據武功水東司馬懿因水以二十日出騎萬人來攻琰營臣作車橋賊見橋垂成便引兵退

遠涉帖 師徒遠涉道路甚艱自及褒斜幸皆無恙使還馳此不復具

與張魯 靈仙養命猶節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與張裔 去婦不顧門委韭不入園以婦人之

性草菜之情猶有所恥想忠壯者意何所之
誠子 夫君子之行靜以脩身儉以養德非澹
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夫學須靜也才
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惰慢則
不能研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
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
又 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
此和之至也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
致迷亂

誠外甥 夫志當存高遠慕先賢絕情欲棄疑
滯使庶幾之情揭然有所存惻然有所感忍屈
伸去細碎廣咨問除嫌吝何損於美趣何患於
不濟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滯於俗默
默束於情永竄伏於凡庸不免於下流也
張敬夫曰貞觀政要載孔明語曰吾心如秤不
能爲人作輕重此真孔明語也

楊用脩集載武侯格言曰勢利之交難以經遠
士之相知溫不增華寒不改葉貫四時而不衰

歷夷險而益固

宋曹彬伐蜀謁武侯祠見宇第雄觀謂左右曰孔明雖忠於漢然疲竭軍民不能復中原萬一何得為武當因其頽敗者拆去之止畱中以祀香火左右皆諫不可俄報中殿摧塌石碑出土尺許有刻字云測吾心腹事惟有宋曹彬讀訖下拜曰公神人也小子安能窺測遂新其祠宇為文祭之而去蜀古蹟記 補遺

諸葛忠武書卷之九

諸葛忠武書卷之十

茂苑楊時偉編次

雜述

贊

評

論

碑碣

詩賦

時偉按全書評論篇惟楊戲贊陳壽評張儼論及袁孝尼習鑿齒諸人可爾碑銘僅劉鎮南裴晉公二篇而劉勰又入遺事殊失倫類詩僅少陵幾首他如崔浩薛能之謬矣呂溫段文昌輩之庸拙亦污簡冊何也今為刪併總名雜述而分註其下云

言葛書
楊戲贊曰忠武英高獻策江濱攀吳連蜀權我
世真受遺阿衡整武齊文敷陳德教理物移風
賢愚競心僉忘其身誕靜邦內四裔以綏屢臨
敵庭實耀其威研精大國恨於未夷
東坡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知謀薄於名
義東漢之士尚風節短於權略兼之者三國名
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殆未易以世
論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爲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

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
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
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
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循名責實
虛僞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
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
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

又定上蜀丞相亮故事曰亮少有逸羣之才英
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

言
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荊州躬耕於野不求聞達
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
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
納及魏武帝南征荊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
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
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
雅甚敬重之卽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
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
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

尊號拜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及備殂沒嗣子幼
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於是外連東吳內平南
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
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於吏
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疆不侵弱風化肅
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苞括
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宙又自以爲無身
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
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於治戎爲長奇謀爲

短理民之幹優於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
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
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付已之
長未能兼有故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
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使功業陵
遲大義不及耶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
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
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
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邵公鄭

人之歌子產無以遠譬也論者或怪亮文彩不
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
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
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
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
得及遠也然其聲教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
心形於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
世謹錄上詣著作

王士騏曰東坡謂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

表裏知言哉而陳壽則先之以周公爲比其
尊之亦至矣至於將略之貶非其本心以媚
司馬懿耳而壽寔知武侯其所稱述亦多斟酌
孔明聞之必且爲之三歎壽未爲不知也

全書小引節

袁子曰或問諸葛亮何如人也袁子曰張飛關
羽與劉備俱起爪牙腹心之臣而武人也晚得
諸葛亮因以爲佐相而羣臣悅服劉備足信亮
足重故也及其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

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如
此卽以爲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嚴而
國人悅服用民盡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
如賓行不寇芻蕘者不獵如在國中其用兵也
止如山進退如風兵出之日天下震動而人心
不憂亮死至今數十年國人歌思如周人之思
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諸葛亮有焉又
問諸葛亮始出隴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
應之若亮速進則三郡非中國之有也而亮徐

行不進既而官兵上隴三郡復安亮無尺寸之
功失此機何也袁子曰蜀兵輕銳良將少亮始
出未知國中彊弱是以疑而嘗之且大會者不
求近功所以不進也曰何以知其疑也袁子曰
初出遲重屯營重複後轉降未進兵欲戰亮勇
而能鬪三郡反而不速應此其疑徵也曰何以
知其勇而能鬪也袁子曰亮之在街亭也前軍
大破亮屯去數里不救官兵相接又徐行此其
勇也亮之行軍安靜而堅重安靜則易動堅重

則可以進退亮法令明賞罰信士卒用命赴險
而不顧此所以能鬪也曰亮帥數萬之衆其所
興造若數十萬之功是其奇者也所至營壘井
竈圍溷藩籬障塞皆應繩墨一月之行去之如
始至勞費而徒爲飾好何也袁子曰蜀人輕脫
亮故堅用之曰何以明其然也袁子曰亮治實
而不治名志大而所欲遠非求近速者也曰亮
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此非急務何也袁子
曰小國賢才少故欲其尊嚴也亮之治蜀田疇

言葛書
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朝會不譁路無醉人
夫本立故末治有餘力而後及小事此所以勸
其功也曰子之論諸葛亮則有證也以亮之才
而少其功何也袁子曰亮持本者也其於應變
則非所長也故不敢用其短曰然則吾子美之
何也袁子曰此固賢者之遠矣安可以備體責
也夫能知所短而不用此賢者之大也知所短
則知所長矣夫前識與言而不中亮之所不用
也此吾之所謂可也

袁孝尼

吳大鴻臚張儼作默記其述佐篇論亮與司馬
懿曰漢朝傾覆天下崩壞豪傑之士競希神器
魏氏跨中土劉氏據益州竝稱兵海內爲世霸
王諸葛司馬二相遭值際會託身盟主或收功
於蜀漢或冊名於伊洛不備旣歿後嗣繼續各
受保阿之任輔翼幼主不負然諾之誠亦一國
之宗臣霸王之賢佐也歷前世以觀近事二相
優劣可得而詳也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
土方之大國其戰士人民蓋有九分之一也而

以貢贄大吳抗對北敵至使耕戰有伍刑法整
齊提步卒數萬長驅祁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
志仲達據天下十倍之地杖兼并之衆據牢城
擁精銳無禽敵之意務自保全而已使彼孔明
自來自去若此人不亡終其志意連年運思刻
日興謀則涼雍不解甲中國不釋鞍勝負之勢
亦已決矣昔子產治鄭諸侯不敢加兵蜀相其
近之矣方之司馬不亦優乎或曰兵者凶器戰
者危事也有國者不務保安境內綏靜百姓而

好開闢土地征伐天下未爲得計也諸葛丞相
誠有匡佐之才然處孤絕之地戰士不滿五萬
自可閉關守險君臣無事空勞師旅無處不征
未能進咫尺之地開帝王之基而使國內受其
荒殘西土苦其役調魏司馬懿才用兵衆未易
可輕量敵而進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
則未見坦然之勳若無策以裁之則非明哲之
謂海內歸向之意也余竊疑焉請問其說答曰
蓋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之地而有天下

皆用征伐而定之揖讓而登王位者惟舜禹而已今蜀魏爲敵戰之國勢未俱王自操備時疆弱縣殊而備猶出兵陽平禽夏侯淵羽圍襄陽將降曹仁生獲于禁當時北邊大小憂懼孟德身出南陽樂進徐晃等爲救圍不卽解故蔣子通言彼時有徙許渡河之計會國家襲取南郡羽乃解軍玄德與操智力多少士衆衆寡用兵行軍之道不可同年而語猶能暫以取勝是時又無大吳犄角之勢也今仲達之才減於孔明

當時之勢異於曩日玄德尚與抗衡孔明何以不可出軍而圖敵耶昔樂毅以弱燕之衆兼從五國之兵長驅彊齊下七十餘城今蜀漢之卒不少燕軍君臣之接信於樂毅加以國家爲唇齒之援東西相應首尾如蛇形勢重大不比於五國之兵也何憚於彼而不可哉夫兵以奇勝制敵以智土地廣狹人馬多少未可偏恃也余觀彼治國之體當時旣肅整遺教在後及其辭意懇切陳進取之圖忠謀蹇蹇義形於主雖古

之管晏何以加之乎

張裔傳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之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漢晉春秋曰樊建爲給事中晉武帝問諸葛亮之治國建對曰聞惡必改而不矜過賞罰之信足感神明帝曰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輔豈有今日之勞乎

劉義慶世說曰諸葛瑾弟亮及從弟誕竝有盛

名各在一國于時以爲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誕在魏與夏侯玄齊名瑾在吳吳朝服其弘量

弇州續稿曰孔明與子瑜爲親昆季而公休則從弟也孔明爲漢丞相秉國子瑜至大將軍亦參預吳大政而公休仕魏至司空各以身分事三國而不相猜又皆三公也又皆自致功名封徹侯而公休獨不終卽世說所載蜀得其龍吳得其虎魏得其狗而公休之望

言墓書
實俱下下矣第考其行事恐公休亦不分爲
狗也在洛下與夏侯太初齊名爲吏部郎中
丞尚書皆有望實出鎮壽春使一方肅戢及
敗死而麾下數百人無一降敵者且曰爲諸
葛公死不恨此豈常人所能及哉抑不但公
休而已也卽子瑜之子元遜其材亦孔明流
亞也識度故不及耳元遜事事效孔明孔明
相幼主則亦相幼主孔明伐魏則亦伐魏孔
明斬馬謖則亦斬朱異孔明責李嚴則亦責

孫嘿循跡而效之此其所以愈速禍也且夫
山越之收何下於孟獲之禽而淮南之勝亦
有光於祁山之捷其所以人情相徑庭後事
遂霄壤者孔明密元遜疎孔明靜元遜躁孔
明遂而順元遜遂而踞孔明嚴而仁元遜嚴
而刻耳嗟乎孔明之忠漢也與子瑜之忠吳
也思遠之繼孔明而死忠也尚之死孝也壽
知之亦能言之公休之忠魏也壽不知之矣
後世尚能知之而元遜之忠吳也後世亦不

言墓書
知嗚呼壽不唯不知也而列公休於鍾會列
元遜於孫峻孫琳不亦寃哉

習鑿齒曰昔管仲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而無
怨言聖人以爲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
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
法鏡至明而醜者亡怒水鏡之所以能窮而無
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鏡無私猶以免謗况大人
君子懷樂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
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

天下有不服者乎諸葛亮於是可謂能用刑矣
自秦漢以來未之有也

蜀記曰晉永興中鎮南將軍劉弘至隆中觀亮
故宅立碣表閭命太傅掾犍爲李興爲文曰天
子命我於沔之陽聽鼓鞀而永思庶先哲之遺
光登隆山以遠望軾諸葛之故鄉蓋神物應機
大器無方通人靡滯大德不常故谷風發而騶
虞嘯雲雷升而潛鱗驟擊解褐於三聘尼得招
而褰裳管豹變於受命貢感激以回莊異徐生

之摘寶釋臥龍於深藏偉劉氏之傾蓋嘉吾子
之周行夫有知己之主則有竭命之良固所以
三分我漢鼎跨帶我邊荒抗衡我北面馳驅我
魏疆者也英哉吾子獨含天靈豈神之祇豈人
之精何思之深何德之清異世通夢恨不同生
推子八陣不在孫吳木牛之奇則亦般模神弩
之功一何微妙千井齊甃又何秘要昔在顛天
有名無迹孰若吾儕良籌妙畫臧文旣沒以言
見稱又未若子言行竝徵夷吾反玷樂毅不終

奚比於爾明哲守冲臨終受寄讓過許由負宸
衽事民言不流刑中於鄭教美於魯蜀民知恥
河渭安堵匪臯則伊寧彼管晏豈徒聖宣慷慨
屢歎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能無規廓
日居月諸時殞其夕誰能不歿貴有遺格惟子
之勳移風來世詠歌餘典懦夫將厲遐哉邈矣
厥規卓矣凡若吾子難可究已疇昔之乖萬里
殊塗今我來思覲爾故墟漢高歸魂于豐沛太
公五世而反周想颺颺以髣髴冀影響之有餘

魂而有靈豈其識諸

裴晉公蜀丞相祠堂碑銘曰度嘗讀舊史詳求
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
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
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
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
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
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臥龍詩曰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故州平心與元直神交洎乎

三顧而許以馳驅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
劉氏纘承舊服結吳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
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爲疆國誰謂
遑脆勵爲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
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
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
而不曰浚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
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疊諸夏
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加於人也

雖徙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
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
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
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略
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
歟夫委棄荊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
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
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
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我方養威若天假

之年則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
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苟
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故玄德
知人之明者倚仗曰魚之有水仲達姦人之雄
者嗟稱曰天下奇才度每迹其行事度其遠心
願奮短札以排羣議而文字蚩鄙志願未果元
和二年冬十月聖上以西南奧區寇亂餘孽罷
毗未息汚俗未清輟我股肱爲之父母乃詔相
國臨淮公由秉鈞之重承推轂之寄戎軒乃降

藩服乃理將明帝道陬落綏懷溥暢仁風閭閻
滋殖府中無畱事宇下無棄才人知嚮方我有
餘地則諸葛公在昔之治與相國當今之政異
代而同灑矣度謬以庸薄獲叅管記隨旌旄而
爰止望祠宇而修謁有儀可象以赫厥靈雖微
烈不忘而碑表未立古者或拳拳一善或師
長一城尚流斯文以示來裔況如仁之歎終古
不絕其可闕乎乃刻貞石庶此都之人存必拜
之感云爾銘曰 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

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
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
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攝跡畏威雜居懷仁中
原肝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
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鼓猶
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
商兼齊管晏總漢蕭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
遇豐約亦皆然矣嗚虜奇謀奮發美志天遏吁
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絕甘棠勿

言墓書
翦駢邑斯奪繇是而言殊途共轍本於忠恕孰
不感悅苟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栢森森遺廟沈
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駭奔若有照臨蜀
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
天如公德音
杜少陵謁先主廟詩 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
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復漢留長策中原
仗老臣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辛霸氣西南歇
雄圖曆數屯錦江元過楚劔閣復通秦舊俗存

祠廟空山泣鬼神虛簷交鳥道枯木半龍鱗竹
送清溪月苔移玉座春閭閻兒女換歌舞歲時
新絕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况乃
久風塵孰與關張竝功臨耿鄧清應天才不小
得士契無鄰遲暮堪帷幄飄零且釣緡向來憂
國淚寂寞灑衣巾

又諸葛廟詩 久遊巴子國屢入武侯祠竹日
斜虛寢溪風滿薄帷君臣當共濟賢聖亦同時
羽戴歸先主并吞更出師蟲蛇穿畫壁巫覡醉

蛛絲欲憶吟梁父躬耕起未遲

又武侯廟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

後主不復臥南陽

又八陣圖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

不轉遺恨失吞吳

東坡志林曰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

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謂先主武侯

欲與關羽復讎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

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

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為恨爾此理甚長

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區區自別其

意真書生習氣耶

又古栢行孔明廟前有老栢柯如青桐根如

石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

與時際會樹木猶為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

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遶錦亭東先主武侯

同闕宮崔嵬枝幹郊原古窈窕丹青戶牖空落

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

明力正直元因造化功大厦如傾要梁棟萬牛
迴首丘山重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翦伐誰能
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
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爲用
又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
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
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
使英雄淚滿襟
又咏懷古跡二首 蜀主窺吳幸三峽崩年亦

在永安宮翠華想像空山裏玉殿虛無野寺中
古廟杉松巢水鶴歲時伏臘走村翁武侯祠屋
長鄰近一體君臣祭祀同
又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
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
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
殲軍務勞

東坡八陣圖詩 平沙何茫茫髣髴見石蘊縱
橫滿江上歲歲沙水齧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

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畱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節

揭奚斯詩 八陣通神明二表貫穹蒼天運有

隆替吾君自虞唐煌煌十萬師聲威搖八荒大

星隕渭南萬古一悲傷但使漢賊分安有終不

亡節

楊鐵厓八陣圖賦 遐哉邈乎蠶聚故墟劔閣

崢嶸兮石棧縈紆車不得而運兮馬不得以驅

非王業之所基兮徒抗險乎中都帝中山之苗

裔兮迺猶厄此斗隅黃星射乎宋野兮強獬狴

乎江之東偉伏龍之感激兮起左顧乎隆中允

識時之俊傑兮藐餘子於一空圖八陣以用武

兮必先天而獨得六十四之成筭兮本馬圖之

全畫三十二之岐分兮妙陰陽之互宅天地衝

軸兮風雲盤辟龍飛鳥逝兮蛇蟠虎翼撓之無

跡兮運之無方進退不愆兮出沒靡常奇不失

於正正兮怪不越於堂堂伏至動於至靜兮寓

能柔於能剛喻以常山之蛇勢兮曾未測其望

洋巴之水兮砮崖折壁峽之濤兮風霆礚礚彼
箕張而翼布兮曾不轉其硯石非神物之陰衛
兮孰萬夫之捍力想貔貅之對壘兮指白羽之
一麾運縱擒於掌握兮筭不出於八奇賊之望
而走兮甘巾幘之受雌按渭濱之所屯兮實鼎
國之王師自風后之有圖兮肆獯蚩之赫伐逮
尚父之六弢兮佐牧野之黃鉞孫吳馬之剽掠
兮徒生靈之肉血鄙敗事於腐儒兮彼譙生其
又何法茲八陣之猶覺兮軼軒皇與天老日流

馬與木牛兮又神機之所造歛中營之告變兮
哀夫人之奪蚤訖黃芒以當天兮掩炎精之皜
皜嗚呼西望岷峨兮南泝錦江山川相繆兮地
老天荒歌梁父兮醜吾觴招謫仙兮呼子長訪
魚復之砂磧兮弔新都之戰場雖武無用於今
之時兮亦以發吾文之氣剛

是書既竣客有卒業而笑云忠武書盡於此
哉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
子亦遺之何也時偉蹶然而起曰吾誤矣遂

言墓書
因而思宋儒諸先生評論無一載焉者卽微
客言自知其善忘而多遺也客曰夫一人之
見不足以盡一書一書之紀不足以備千古
又奚疑焉時偉曰竊觀宋儒諸先生咸不以
文中子之言許孔明敢問何說也客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而禮樂不興
孔明之言曰漢賊不兩立名正言順何事不
成揖讓征誅何所不備而刑罰之中至有感
泣而發病者唐虞三代之規模高光二祖之

締構蓋至孔明而略無遺憾焉舍此而別求
所謂禮樂此則後世之禮樂而決非堯舜周
孔之禮樂也且孔明正名於蜀亦猶夫子正
名於衛其雍容禮樂亡論已卽身死敵庭子
若孫死戰地慷慨從容竟與天地同其和節
彼南渡之宋迺至不可名言而禮固已壞矣
而樂固已崩矣而方且釋干戈以譚禮樂又
且外干戈以求禮樂然則蜀未嘗亡而宋未
嘗存也爲宋計者惟有君死苦塊臣死金革

如岳武穆之壯心怒髮直擣黃龍府而後已
設不幸而斬焉滅亡不猶愈於奄然覲然偏
安百年之爲多辱乎哉曰孔明鵬舉必能殲
魏擣金乎曰未可知也司馬懿之善守宗弼
之善謀非一時足制其死命者而孔明鵬舉
皆孤忠獨運協贊者少若夫營星告墜誣獄
沈寃雖天不助順而要亦未必非所以善二
侯之終也客退而憶其言若有可思者併錄
之以自志遺忘之儆 時己未六月望酷暑

羸孫記於瓜牛廬中

友人

錢允治功甫

同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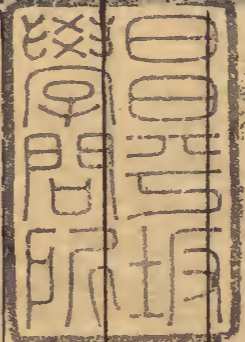
欽 彝次公

弟 時俶思永叅訂

余於讀書嘗苦譌字今至自刻更疎校讎既
已脫印徧呈友生而絕無來教者唯家弟商
訂十餘字次公細摘改正更多最後迺得結
駝字義於功甫古昔掃葉之歎懸金之賞豈
虛語哉因綴題以示同志客爲之胡盧曰舉

世皆知玄德性好結帽今忽改作結二從來
書生滿口胡柴奈何一旦硬差舌強余笑無
以應 秋仲雨窻廿九日時霖潦十二日矣

山風中... 余欲... 秋仲...



諸葛忠武書卷之十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諸葛忠武' and '卷之十終']

